



隆按九人文學之士皆以建明致高位而間不得所終豈有言者不必有德歟又按此傳助也而篇中獨詳淮南諫代閹越一書其意蓋借此以重責助云茅坤曰固是帝之英風大略然亦不免開事黨矣即縱太子開博望苑之意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四上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

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

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

蔥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

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

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

隆按從前至此
總只拈出助最
先進一句
又按通鑑考異
云是時蚡不為
太尉云太尉誤
也下云太尉不
足與計蓋追呼
其官或亦誤耳

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
以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大臣數
誦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
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
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
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
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
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言

唐順之曰此書
如走盤之珠不
可捉摸
茅坤曰淮南書
疏佳然不以入
淮南王傳而以
載於此蓋以此

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懇。
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
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助迺斷一
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
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
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
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
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
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

則紀助論淮南
本末而彼則特
傳淮南叛逆耳
事各以類序亦
記家體覽者當
識之
林希元曰此書
言山川林麓溪
谷道路之險阻
物產地氣之凶
惡南越之風土
歷歷可見淮南
王未必能文常
集天下賢士為
賓客此其代筆
也

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

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

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師古曰。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

重難也。張揖以為古勸字也。師古曰。勸與翦同。晉說是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

也。師古曰。地不可居。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

而民不可牧養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

也。甸服主治王。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

田以供祭祀也。衛賓服。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要服

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戎狄荒服。師古曰。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

林希元曰。臣聞
越以下言越之
地執不可伐

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

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

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

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習於水鬪。

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

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

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

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視之若易行之甚

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林希元曰。天下
賴宗廟以下言

中國不必伐越
隆按不見兵革
句應前

唐順之曰前後
反覆無非是說
以中國勞蠻夷
之意
隆按法度二字
應前
林希元曰間者
以下言時不利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
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
事師古曰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
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
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
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
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贅婿解在賈
傳諛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

林希元曰入越
地以下言入越
之難

唐順之曰深林
叢竹應谿谷篁
竹

林希元曰前時
以下舉漢故事
為証
唐順之曰淮南
厲王伐越與秦
伐越分作兩處
用之

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

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資輿轎而踰嶺服虔曰轎音橋梁謂

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
曰轎音旗廟反嶺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名擔輿也
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嶺
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踰與踰同

拖舟而入水師古曰拖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

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

也師古曰泄吐音敷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
也師古曰泄吐音敷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

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

南厲王長也聞忌此本名師古曰淮南
王傳作簡忌此本作問轉寫字誤省耳

茅坤曰高后時
救平南越兵未
踰嶺而以疾死
者半即此

林希元曰曾未
入其地而禍已
至此則入其地
其禍尤甚可知

隆按臣安竊為
陸下重之句前
後相喚應
林希元曰不習
南方以下言越
不足為中國患
茅坤曰漢時以
嶺為界故其形
執如此

之上淦

蘇林曰淦音耿奔之
奔師古曰音工舍反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權

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
擢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擢音直孝反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師古曰號
古啼字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裏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

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

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

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

也陸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

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

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

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

師古曰鼃
古朝字也

言憂危亡
不自保也

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服虔曰為邊
城作難也

淮南全國

之時多為邊吏

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
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

形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

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

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

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

帝昭曰越邑
今鄞陽縣也

積食糧迺入伐

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

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

師古曰
緜弱也

唐順之曰復說前意

言其柔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

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臣

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

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

音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暴露水居。蝮蛇

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壑。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

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

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

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

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

林希元曰臣聞道路以下言處越之策。茅坤曰亦是一策。唐順之曰中國盛或可招抹之。

林希元曰今以兵入以下言伐越有禍。

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

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大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

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竝行。今以

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

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窟。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

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

絕。師古曰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

絀。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

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

林希元曰臣聞長老以下又舉

秦事以為戒
茅坤曰本色折
証

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

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越人逃入深山林叢

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廼

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

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

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

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九二爻辭

鬼方小

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

林希元曰臣聞
以下言王師未
必決勝

茅坤曰又一種
見識

隆按陛下以下
復總前意而結
言之

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

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

之類行

文穎曰類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類行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即反廝輿之卒

有一不備而歸者

張晏曰廝輿與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

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

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

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

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生民之屬皆

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

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

耳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

負黼依

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宸宸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

於戶牖師古曰馮馮玉几讀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

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

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

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

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

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

唐順之曰竊恐二句尾掉

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憂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

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

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詣撫之則越人賣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

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

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

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與

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

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

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師古

曰重音反是以比年凶菑害眾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

陳仁子曰武帝年方二十四開邊之心不可遏襄諭淮南數語適際閩越降服之後故遣使獎借不然亦如遣

議臣難朔方十
不過一而嚴助
迎逢帝意以詰
田蚡者詰淮南
矣此可推武帝
之本心

隆菴嘉王之意
與前淮南之
意相應

茅坤曰論指似
於功而文過矣
隆菴此論可與
長卿巴蜀檄難
蜀人老文參看

隆按狼戾不仁
以下是聲罪致
討之由下文或
于逆順不奉明
詔是折其百越
無奈邊城之論
焉有勞百姓苦
士卒是折其蝮
蛇猛獸歐泄等
論總見此舉非
為過計也

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

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

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

言藐然。然則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如淳曰

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

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

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泊也。言事迫不

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

有闕。乃使王有。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

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

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

者仰治。師古曰。仰。讀口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

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謂甚多不義。又

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

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

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今者邊又言

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

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

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

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

隆按此一舉數句總繳前意歸功于帝

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

鄉師古曰鄉讀曰響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

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

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有狗馬之

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

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

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

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

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

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

震暴主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

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

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

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

木聞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

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

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為會

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賜無善聲

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

宿所止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

隆按助由是與淮南相結句伏後事與助相連案

黃震曰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徒以押闔取寵亦以押闔誅

真德秀曰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略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夫

海南近諸越

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

北枕大江

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闕

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

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

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

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如淳曰舊

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

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

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

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

茅坤曰助無咎

助法而湯之誅助過矣

隆按此傳摹寫買臣一賤一貴

時光景迥別而買臣一為報復

如此卒之列為九卿無所表見

而惟忿忿于張湯之弗禮致湯

自殺而已亦受誅其人品可概

見云盧辨治曰昔人

云張儀之相秦其妻激之也予於朱買臣亦云

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

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

數止買臣母歌嘔道中

師古曰嘔讀日誦音一疾反

買臣愈益疾

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

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

師古曰女皆讀日汝

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

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

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

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

隆按上計吏卒
句伏後計吏大
呼案

具曰重車重音直川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

上計吏卒更乞句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乞音氣句音工大反會邑子嚴

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

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

諫以為罷敞中國上使買臣難誦弘語在弘傳後買

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

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
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

以自固也說者乃云
保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

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

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

茅坤曰富貴云
云本項羽語以
下指次相呼應
如畫

隆按叙買臣懷
印綬一節委悉
有景

茅坤曰以下指
次頗類史記范
睢蘇秦兩傳

茅坤曰極意摹
寫

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

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

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

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

師古曰直
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共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
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

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

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

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
丞也張晏曰

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相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

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

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竝送

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

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

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

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

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

邵寶曰使買臣之妻去而未嫁表可絕也亦可復也書而來歸待之如初可也今既嫁而夫失遇諸途而乞憐焉賜而遣之足矣並載其夫歸買園中何為哉無乃買臣亦其原苦而有驕之意乎不然何

為其自經死也死而葬之夫豈不能而乞其夫錢以葬出婦死後夫葬之禮也前夫葬之非禮也

茅坤曰湯流下士何以故獨凌折買臣

隆按此傳載林弓矢與周鼎一對總見高材通明處然對弓矢務在教化其說甚正而謂周鼎為漢則近于諛矣

茅坤曰區區格

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

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

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

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

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

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名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五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禁行策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

五何以待詔為

茅坤曰愛壽王材略以其守都尉即不復置太守

唐順之曰聖書絕佳

洪邁曰武帝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觀其賜壽王聖書及賜莊助書與汲黯語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呂祖謙曰漢之督責郡守蓋如此

茅坤曰即故秦銷兵遺意公孫弘何以嗾駭若此

林希元曰此對道理既勝而辭又足以發之宜公孫之詘服也

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

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

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

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

聖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

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

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

也。職事竝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

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

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首郭

師古曰引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

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

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

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

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

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

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

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敝。

巧詐竝生。師古曰抗說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

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

茅坤曰本色折

唐順之曰無五兵無救于亂

隆按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此根本之論

隆按壽下之意歸罪於郡國二千石

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

師古曰墮

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筮挺相撻擊。

師古曰耨摩田之器也。筮馬撻也。挺大杖也。耨音憂。筮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

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

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

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

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

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

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師古曰有四。方捍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

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

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

分耦而射。則獻其發天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

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

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

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

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

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茅坤曰。結案有指歸。隆按。先王之典。即上古者。作五。

兵官行其禮即
上大射之禮

陳仁子曰壽王
寶鼎之對與終
軍曰麟奇木之
對異壽王之對
言鼎非周家之
鼎其辭猶婉而
諷終軍之對言
物為寶遠之微
其辭乃諛以夸
終軍不及壽王
遠矣

黃震曰買臣壽
王皆武帝私公
折難大臣者壽

王難禁弓矢視
難禁朔方者優
焉然漢鼎非周
鼎之說則能優
取寵爾

黃震曰主父偃
反覆傾危之士
盧辯治曰學長
短縱橫術此主
父偃平生梗槩
與蘇秦出處相
符

茅坤曰漢武好
招海內雋異之
士而衛將軍獨
不能薦由帝輕
衛將軍無他大
略故也已而朝
奏暮召入惜也

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
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
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
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
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
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
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
潤澤下。濡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
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
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
德愈盛。天瑞竝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
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服虔曰。蘇秦
也。師古曰。長短解在張
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

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
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容於齊。
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
音上。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

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
衛將軍。師古曰。衛
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

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

八事不傳諫伐
匈奴一節可謂
盡言已
洪邁曰謂八事
為律令而言則
為字當作去聲
讀
隆按司馬法以
下言人君不可
好戰

唐順之曰通篇
只是引用二舊
事與昔人諫諍
之說而後自說
處不過數言亦
是文之一體
隆按秦皇帝以
下引秦之好戰
以為戒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

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

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

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言兵

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春

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

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

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

也振整旅眾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

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

古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

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二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

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

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

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

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

穀師古曰地多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

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師古曰地多

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

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起於黃腫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

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

斛四十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

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

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

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隆按高皇帝以下舉高帝和親以為勸

隆按故兵法至末承上文兩節而總結之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

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

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

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步目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

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為業天性

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歐略人畜也歐與驅同其字從文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

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

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

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

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

唐順之曰收拾只此數句

隆按偃諫伐匈奴與帝異指而帝乃曰相見之晚得非文中子所謂悔心之萌之時歟

又按偃之所議即誼之議也誼弗見用而偃竊之而得行焉何歟誼言之事先而偃則乘其車已駭之後而言焉時不同也

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此周書願陸

徒何反日佗音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

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願陸

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

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

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

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

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

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

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

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

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

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

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

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

茅坤曰本劉敬鼂錯故旨

茅坤曰結髮以下一一應前

茅坤曰俠氣亦他日族誅識

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也
吾日暮故倒

行逆施之師古曰此語本出伍子胥偃述而補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

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

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

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

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

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為齊相至

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

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內門謂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

茅坤曰偃何必發此骨肉之鬯又曰又一一復數應前

隆按始為布衣一段叙偃所以族之故

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

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

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

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

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

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廼徵下吏

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

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

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

洪邁曰鼂錯主父偃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

亡族乎漢之輕
于刑刑如此

黃帝曰土崩瓦
解一書大要可
觀借其駁處多
真德秀曰徐樂
之書謂基本積
壞為土崩禍難
驟興為瓦解其
說似矣然聖賢
慮治必察于微
不以基本之固
為可恃也不以
禍難之驟為可
忽也樂之告武
帝也欲明安危
之機銷未形之
患則凡幾微之
際皆所當謹也
顧乃以瓦解之
說為不必慮而

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巨巾反。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河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

欲其自恣於游
收聲色之間豈
忠臣之言哉

茅坤曰：又復一
番纒妙

江以達曰：徐樂
謂禍難卒作不
足畏而基本積
壞深可慮者，欲
武帝親化原而
銷未形也。

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

茅坤曰其言隱而危

隆按賢主獨觀數句此勸勉武帝主意其詞微而婉

茅坤曰以下又不免道諛之言類賈山

陳仁子曰徐樂於聲色之奉游獵之娛能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不

閉其邪者

陳仁子曰樂言雖是而同時若偃者一歲四遷安雖不用而為騎馬今至樂竟不見用母乃以樂言為迂而不相入耶
隆按徐樂嚴安兩傳皆不載其所終其無所表見可知若其上書始末則倫于前傳云

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

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

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

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

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

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

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

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日縱

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

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

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

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

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

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

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辰已解於上

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

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四上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四下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苗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

師古曰鄒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當時則

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

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

日族音奏師古曰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

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彼民之情見

黃震曰嚴安一書言武帝靡祓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萃坤曰書之吉雖多出於曹豈輩所已言者而以之諷武帝時窮其情事甚切故帝不之喜終騎馬冷

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隆按嚴安一書以變字作眼目一節欲變奢為儉二節欲變秦之窮兵以息禍亂三節欲變郡守之重作三段看

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

足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末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

曰徒故措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

也。矯偽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師古

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師古曰采

者文過其責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

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

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

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

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

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

也。病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

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為戰國。

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

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

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

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師古曰虡懸鍾者也解在賈山

直德秀曰安此言過矣。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皆不同主父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嚴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未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歛則歲帝之利心也曰緩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至於用兵乃大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傳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伎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師古曰。調。古詔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

唐順之曰過秦餘論

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數。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也。長音竹。兩反。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

唐順之曰此不在類史而在蕭牆之意

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獫狁，略葳州，建城邑。張晏曰：葳，貉也。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

曰：葳與穢同。處燔音扶元反。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

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

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

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挈，相連引也。音女

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

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也。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

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

鄙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足

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外，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傍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

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

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

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

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

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

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

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

黃震曰：終軍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曰

文遣者由郡。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

遺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

露華葭之詩而告之
隆按辨博能屬文一篇柱于林希元曰白麟奇木似非偶然然謂之麟恐非也終軍所對不無附會胡越內附亦幸而中耳然其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真天與之奇才也便假之以壽其所就當不止此惜哉
隆按盛德所隆一句是綱領南越以下正指盛德之隆處
茅坤曰軍之對多道諛而其文

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窟屏葭常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其微應也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

世佳

隆按天命以下舉成周以驗異獸之徵言當改元以紀其事云

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於宇內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葬之郊宮謂秦時

及后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苔也明者明靈亦謂

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

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

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

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苴

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

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

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

也紀蓋六鵙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鵙退飛象諸侯白

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糾異武王

隆按六鵙以下言此徵當有外夷向化之應

盧舜治曰終生白麟奇木之對竊相如封禪文影響兩

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于角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

是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

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衆

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

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辨

西安音一遙反斯拱而竦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

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

以軍言為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弱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

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

茅坤曰此詰亦所以附湯而阿主上者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反

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

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

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

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

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

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

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

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

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

隆按湯不能詘偃而軍能詘之此正見其勢博處

劉奉世曰還字
宜屬上句
涉約曰曰棄繻
請親皆慷慨壯
節少年英氣所
發也

茅坤曰南越之
不終內屬由漢
誤聽軍倉卒之
間輒賜大臣印
綬用漢法以繩
之此呂嘉之所
以萌逆節也孔
明定南中仍用
孟獲以為夷酋
長故能終始
隆按歷觀備中
帝善其文善其
詰奇其對與甚
奇甚悅大悅諸
句可謂千古一
遇矣而惜乎其
短于年而不究
其所用也
又按終童應篇
首少字

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
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
也師古曰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也師古曰復返
蘇說是也更以為傳復音扶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
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
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
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漢朝欲
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中使草偃臥故
云橫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
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駑下不習金革
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

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
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充一方之任師古曰充當也音抗竊不勝
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
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
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
如馬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
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
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
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
故世謂之終童

隆按褒頌聖主
得賢臣立論甚
正獨帝所幸宮
館褒輒為歌頌
太子體不安寢
以誦讀度侍又
似以文為優戲
者噫亦惜矣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
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
音皮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柳褒等
義反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
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
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
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
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也。選好事者。令依鹿鳴
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

王整曰叙事委
宛詳盡

林希元曰聖主
得賢臣世道所
由以泰也聖賢
論治莫先于此
此頌曲盡其理
格言美句不一
而足宜經生傳
誦以為膾炙
隆按此頌西京
之變體也蓋浸
淫于六朝矣

日汜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
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
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頌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
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
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繒帛之
麗絲織之密也。一說純絲不雜絲也。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
味。服虔曰哈音舍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僻在西
蜀。師古曰僻音才私反。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
蓬蓋屋也茨
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

累師古曰碩猶反也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

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

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在乎審已正

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健作貌也及至巧冶鑄干

將之樸清水焯其鋒師古曰焯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也焯音千內反

越砥斂其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水斷蛟師古曰罟乃旁也音五各反

龍陸剽犀革師古曰剽截也音之堯反又音徒官反忽若彗汜畫塗師古

日彗帚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如此則使離婁

督繩公輸削墨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

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

至駕齧鄰駮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旦師

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

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驅躊躇於蔽輦遇孫陽而得伐王逸

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

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

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也驚景靡者如光景之

漢書卷之四

隆按以工用相
得人馬相得作
二段干將齒鄰
為賢臣之喻百
丈不瀾萬里一
息為治平之喻

隆按自故服絺
絳至此引言聖
主下賢之誠

徒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口內反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

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遼謂所行遠

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音於六反

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煖音乃短反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音於付反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囿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宿賢士故能成

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囿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也。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鬻。寧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鄆陽。傳鬻音弋六反。

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離遭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

行其術。去卑辱與溲而升本朝。張晏曰與幽也溲狎也汗也言敵與溲汗

不章顯也師古離疏釋躋而享膏梁。應劭曰離此躋食釋此木躋也

臣瓚曰以繩為躋也師古曰躋即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躋音居略反剖符錫壤而光祖

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

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

雲。師古曰冽列列風貌也蟋蟀秋吟。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渠略也

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蠍音由字亦作蠍易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

此眾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又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

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

操。遽鍾。音灼曰遽音遞送之遞一十鍾各有節奏擊之

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

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鸞鳥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

鳥號弓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

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隆按自人臣亦
然至此言賢臣
謂于不知已而
伸于知已
林希元曰此是
至論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遠夷貢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字與臻同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

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游師古曰太

平之責寒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

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

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僊

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未號年七百師古曰响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

許于反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絕俗離世也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

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

隆按自故聖主至篇末言君臣相得其功業之以及至于如此結語若不在緊而意實完切

令褒與張子儁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

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

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

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

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

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

廼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

陳仁子曰捐之有狷介之節而不能守始也短石顯終也不得用而薦石顯此其志之數變特如當時鄭朋者流若非諫廢珠厓一疏殆為名教罪人矣其喪身宜也
隆按厓紅珠厓反叛之年先為捐之議不當擊立案
又按捐之此議體製音節綽有

乃祖治安遺風而人品大非其倫矣

黃履翁曰捐之請勿擊珠厓王商則曰經義何以處之龔勝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亡所據一時君臣相與從事經學意亦善矣
林希元曰文字未純美其中却有益言其言珠厓三罷以當時重惡觀之誠為有古

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

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

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

廣袤可千里師古曰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二千餘其民

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

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

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

至宣帝神爵二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

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

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

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

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

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

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

奉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

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

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

唐順之曰只平
半叙事而得失
自見
茅坤曰一篇大
指

隆按自堯舜至
此言帝王之地
不廣

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
漸入也一日浸也朔北

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師古曰言皆有故君臣歌德德可歌頌也含氣之物各得

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

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

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

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

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

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當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

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

楚所齊桓揅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

溺也王欲立王子帶齊桓拒公為首止之

盟以定太子之位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

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夷狄之國雖大自稱

王者皆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

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

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

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

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時有獻千里馬

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

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

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

隆按自及其其衰
至此言周末秦
興廣地之害

林希元曰後宮
四句於上下文
似無所屬古人
文字多類此
隆按自賴聖漢
至此言文帝不
廣地之利

茅坤曰借武帝
時窮兵之事以
諷當時一應
前甚緊密
劉奉世曰元狩
去漢以伐匈奴
馬少不復出征
矣捐之之云蓋
其諷也或者誤
以建元為元狩
歟

楊慎曰父戰死
于前云唐李
華吊古戰場文
全用其語意
唐順之曰世謂
戰死之痛
隆按自孝武皇
帝至此言武帝
廣地之害
林希元曰言極
激切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

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

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

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

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

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

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北卻匈奴萬里更

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

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

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

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

入於口故遙設虛祭想竟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

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隆按至此纔提出珠厓

隆按此與嚴助論閩越不當伐同意

茅坤曰又非獨珠厓破主上所

隆按樂之不足惜二句方盡一篇本指

林希元曰此又以近事言

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言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

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專專猶區區也霧露氣濕

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

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

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

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

故曰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

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

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

國以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

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

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

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

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

王維楨曰拾之議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秦漢以下之深病也
蘇軾曰楊雄有言珠厓之奔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此言効于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蒙此此今冠裳禮樂蓋班班矣其可復言弃乎

漢書卷之四 十一

黃震曰罷珠崖一議豈特有益當持亦可垂誥萬世惜其交楊與以躁進自推石顯之讒鋒也然君子不以入廢言
王楙曰與以一今之微略無忌憚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語散肆其妄如

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孤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不欲勿彊珠崖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揚興字京兆尹可立

此

茅坤曰捐之附與共為俠邪焉

得興曰縣官嘗言與瘡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今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竝可為諸曹師古日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與相薦之効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

漢書卷之五十四

賈捐之

六

得有終
王應麟曰捐之
下筆言語妙天
下議并珠厓有
乃祖餘風然于
石顯作佞作賢
則没于排利矣
管子云少有不
未聞君子之大
道賈捐之以之

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

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

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

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

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

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

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

世謂之汲直。用之介。曾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

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

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

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

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

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

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王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

而澤以疑眾。殺謂人有堅為辨。言不以誠質學於非

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

者皆誅。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

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唐仲友曰捐之

諫伐珠厓一事

與嚴助其別自

取其死與嚴助

同不可以人廢

漢書卷六十四

卷六十四

七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

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久矣其為諸夏患

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

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

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

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

亦何排陷之恨哉

茅坤曰謂之自取則可謂之不排不陷不譖則不可大略材雋之士行誼不固多曹禍已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四下終

